

岑麒祥著



语言学
学习与研究

本

岑 麒 祥 著

语言学学习与研究

中 州 书 画 社

内 容 提 要

岑麒祥先生数十年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注重实际的语言学家。他勤奋钻研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断把它应用于我国汉语、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实际研究，发表过大量的著述。本书收辑了岑先生多年来所写语言学论文近四十篇，内容大都是论述语言学的性质和学习方法以及介绍国内外语言研究的动态或成果的，如《关于学习语言学的几个问题》《语法理论基本知识》《我国古音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印欧系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历史和发展情况》等。可供学习语言学和从事语文工作的同志参考。

语 言 学 学 习 与 研 究

岑麒祥著

责任编辑 刘一之

中州书画社出版

河南新乡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65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6,300册

统一书号 9219·8 定价 1.70 元



岑麒祥近照

前　　言

我自1928年到法国学习语言学，1934年回国在各高等学校担任教学研究工作以来，到现在已经渡过了五十四个寒暑。在这半个多世纪当中，国内外风云变幻莫测，有时生活虽然很不安定，但是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专业之念从来未敢一日忘于怀。为了适应教学或其他需要，除编写过一些讲义，出版过几本专著以外，也多少写过一些各种各样的论文，其中有些很不成熟，纯属应景的粗制滥造之作，但是也有一部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反复思考才写成的。可是在几次大变乱中，这些文章大部分早已随着其他衣物书籍毁于战火，了无寻处。全国解放后，有些友好和同学一再向我表示，希望能设法请人从别处抄录回来，以供参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最近才陆陆续续抄回一些，结果整理成了这本论文集。

这是一本“选集”，对各种论文自然有所选择。选择的标准是要看它在当前是否还多少有些参考价值，因此有好些已失时效，或粗制滥造，临时应景之作，都在摈弃之列。所收论文悉依性质约略予以分类，不以发表先后为序。文中立论有错误或不妥之处，酌量加以修改或删除。文字方面也约略加以润饰。总之，这只能看作一本参考书，而不是纯粹的史料。本书编辑时在搜集原稿、抄录原文和联系出版等方面，多亏武彦选和李新建二同志予以大力帮助，谨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我虽出生于广东省合浦县（现已改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但是

据我家族谱所载，我的老祖宗的原籍实际上是在河南南阳。1980年夏，我曾偕同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同志前去参加该地举办的教育干部暑期讲习班，目睹沿途一带山川秀丽，全境居民正在努力劳动，大兴土木，从事建设，到处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心中十分快慰。可惜自己昏聩老耄，难以为助，深引以为憾。此书现由中州书画社毅然承允负责出版，也可以算是我对河南父老所能献出的一份微薄的礼物吧。

作者，1982年5月12日于北京大学燕东园。

目 录

谈谈语言学	(1)
关于学习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8)
怎样学习语言学	(15)
言语是没有阶级性的	(21)
语言学和文字改革	(28)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	(35)
语言学和语文教育	(41)
推广普通话与语文教育	(47)
音节论	(51)
入声非声说	(64)
语法理论基本知识	(71)
关于汉语构词法的几个问题	(103)
关于构词法问题的一些意见	(111)
讨论主语宾语问题的几个原则	(118)
对王力先生《汉语实词的分类》的意见	(123)
论词义的性质及其与概念的关系	(130)

《汉语外来词词典》序言	(139)
我国古音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144)
古代汉语语词的词性和词序	(157)
古书衡文释例	(169)
风格论发凡	(186)
语言与文学	(194)
广州音系概述	(199)
关于广州话拼音方案	(219)
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发展	(225)
我国的民族政策和语文问题	(236)
调查语言，创立文字，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先决条件	
件	(246)
关于华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	(249)
广东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纪略	(254)
印欧系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历史和发展情况	(269)
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	(300)
汤姆逊(1842—1927)	(311)
维尔纳和“维尔纳定律”	(316)
雅各布逊和他在语言学研究中的贡献	(320)
世界语和语言学	(331)

我与世界语 (340)

附 录

- 一、语文教育家——岑麒祥 时 生 (347)
- 二、岑麒祥 刘月华执笔 (351)
- 三、岑麒祥著述目录 (357)

谈谈语言学

语言学是一门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语言。

人类语言，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世界上是否真有这种语言呢？没有。世界上有的只是各种具体的语言，如汉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等，任何一种都不是全人类的。尽管这样，人类语言对语言学家说来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没有这个概念，语言学就失去了它的研究对象，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世界上虽然没有全人类的语言（至少现在是这样），而只有各种具体的语言，但是我们不妨设想，这些语言都是人类语言的一部分，都是人类语言的具体表现。不错，这些语言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以致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相互间不能了解，但既是人类语言的一部分，人类语言的具体表现，它们之间就必然具有许多共同点；没有这些共同点，语言学根本就不能成立。

语言学既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人类语言究竟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①斯大林说：“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②这就是关于人类语言的最概括的定义。这定义表

^① 《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卷，第396页。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15页。

明人类语言的基本职能是在人类社会中充当人们的交际工具。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并不只有语言一种。语言的这个职能—交际职能—使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语言没有这个职能就不能成其为语言。

人类的交际工具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而语言是其中最重要的。这种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它是由声音构成的。但是人类语言的声音并不同于一般自然界的声音。人类语言的声音总是跟意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共同组成一个很复杂的系统。

人类语言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声音和意义总是结合在一起不能分离的，但是在语言研究中，我们却可以用不同的观点就语言表现的现象从不同的方面加以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例如同一句话，我们可以从声音方面用生理、物理的观点把它分成停顿、节拍、音节和音素等单位。停顿是说话时中间停顿的地方，节拍是两个重音相间的地方，音节是由声音构成的最自然的单位，相当于汉字的一个字音，一个音节往往是由不只一个声音构成的，我们把这些声音分出来就成为音素。音素是语音中最小最后的单位，因为我们把语音加以分析，分到音素已不能再分了。这些单位分出后，我们就可以用综合的方法把它们归纳成各种不同的类型。这些都是从声音方面对语言所作的研究。

其次，我们也可以从意义方面，或者更正确些说，从声音和意义结合方面进行研究。例如把一个句子分成各个句子成分，如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定语、状语等等，然后归纳成各种类型。这就不只是从声音方面，而是把声音和意义结合起来从句子结构方面进行的研究。这叫做句法研究。从这方面分成各个句子成分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把它们分成各个更小的单位：词和词

素。词素是其中最小最后的单位，因为分到这里已不能再分了。这叫做形态方面的研究。句法研究和形态方面的研究都属于语法的范围。

词素是形态分析的最小单位，但往往不是意义上和运用上的最小单位。例如汉语“我们”、“石头”、“黑板”、“黄瓜”等等，我们从形态方面当然可以分成“我”、“们”、“石”、“头”、“黑”、“板”、“黄”、“瓜”等词素，每个词素都代表一个意义（包括语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但是从意义和运用方面看，“我们”、“石头”、“黑板”、“黄瓜”实际各构成一个单位。这些单位就叫做词。词，我们还可以从它们的意义和性质等方面去进行研究。

语言是由声音和意义结合起来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并且这个系统是随时起变化的。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到现在，人类语言不知经过了几度变化，有时由一种语言分成了不同的语言，有时由不同的语言融合成为同一种语言，就在同一种语言当中也可能有方言和社会习惯语的差别。这些都跟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有关人民的历史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大致说来，由一个人类集体（氏族、部落、部族、民族）分成了几个人类集体，它们的语言就会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反过来，由不同的人类集体归并为一个人类集体，它们的语言就会由不同的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由一种语言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它们之间的差别就会越来越大；由不同的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它们之间的差别就会越来越小，最后成为一种单一的语言。这些都取决于有关人民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方言和社会习惯语的产生也是由于社会分化的结果，它们的性质和发展过程却不相同。方言是某种语言的地方变体，它有自己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为当地的全体人民服务，不分轩轾，在一

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发展为独立的语言；社会习惯语（包括阶级习惯语、黑话，同行语等等）本身只是一些特别的词语，它们没有自己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只为社会中的某些阶级或集团服务，永远不能发展为独立的语言。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语言，而人类语言却只表现为各种具体语言，我们研究语言学究竟应该从哪里着手，如何进行呢？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教导我们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①又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②语言学中的感性认识完全要以具体语言的材料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那么，一切语言学理论都将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在语言学研究中，又不能以这些具体语言的材料为满足，还要在科学实践研究中把它提高到理性认识，成为一般理论。这些一般理论建立后就不只适用于某一种具体语言，而且可以应用于任何人类语言。许多有关语音、形态、句法、语法范畴以至语言表达方式等等的原理和原则，例如语言的声音可以分成元音和辅音两大类，音节是由音素构成的一个最自然的单位，形态结构的最小单位是词素，句子可以分成各个句子成分，语法意义可以按照它们的表达形式概括成各种语法范畴等等，难道只是某一具体语言的事情吗？可是因为各种具体语言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我们就不可能要求它们在任何一点上都是完全相同的，其中差异就是它们在整个人类语言系统中的不同表现。

语言学是整个的，但是由于语言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以下几个部门：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3页。

(1) 语音学——研究语言声音的系统及其发展和变化，其中包括研究语音类型的音位学。

(2) 词汇学——研究语言的各种词语及其发展，其中专门研究各个词语的意义和意义变化的叫做语义学，研究词的起源及其发展的叫做词源学，研究词典的类型及其编纂的基本原则的叫做词典学。

(3) 语法学——研究语言的语法构造，其中研究词的结构和词形变化及其发展的叫做形态学，研究句子、句子的结构和词在句子中的各种联系的叫做句法学。

(4) 风格学(又称修辞学)——研究在一定场合选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表示各种风格的步骤和方法，牵涉到语言学的各个部门。

我们对于语言，一般只把它当作一个整体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可以是静态的，即就它在发展中某一时期的状态去加以分析描写，也可以是动态的，即把一种语言不同时期的状态加以比较，找出它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性；此外，我们还可以把它跟其它语言相比较，找出它们的亲属关系和历史发展规律。这后一种研究就叫做历史比较研究。

用静态的方法对语言进行分析描写的叫做描写语言学，用动态的方法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性的叫做历史语言学，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和历史发展的叫做历史比较语言学。把这些研究的成果加以概括成为一般理论，就成了普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所利用的不只限于某一种具体语言研究所积累的材料，而牵涉到一切语言的材料。此外，它还要研究有关语言的本质、起源、发展以至世界语言的分类等一般理论性问题和实际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这里必须指出，所谓方法论既包括一般的

方法，也包括特殊的方法。一般的方法就是指的哲学上的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必须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之所以区别于资产阶级语言学就以这一点为准则。

人类语言，就其性质来说，是很复杂的。这就决定了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跟好些其它科学有密切的联系。

首先，由于人类语言是由声音和意义结合起来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而语言的声音是由人们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物理现象，意义是跟思维和思想有关的。这就决定了语言学跟生理学、物理学和心理学都有一定的联系。

可是语言究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以作为人们的交际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语言学毕竟是一种社会科学。这就决定了它跟好些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如社会发展史、有关人民的历史以至文化史等等都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研究语言学常要借助于历史的知识来解释某些语言的现象。

语言是随时代而起变化的。古代语言并不同于现代语言，并且其间距离越远，差别就越大。我们对于古代语言的知识不能不依赖于有关人民历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和文献。这些文物和文献经过过去和现在的考古学家、语文学家、文学家的考证、注释和校勘，积累了许多很有用的知识，我们批判地加以运用，对于我们了解古代语言的状态及其发展规律都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联系不是单方面的。“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① 语言学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做许许多多工作。语言学的范围是很广的，方面是很多的。在语言学研究中任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页。

何一方面有什么收获，对于有关的科学部门和实际工作都会有它的一定贡献。

原载《文字改革》，1962年1月号。

关于学习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科学。它在全世界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我国，大家知道有这种学问还只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在旧中国，研究这门科学的人很少，由于种种原因，很难把它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领导上的重视和实际上的需要，它在这短短的七八年间有了相当快的进步。可是直到现在，各方面对它的误解还很不少。这些误解不消除，我想是会妨碍它的健康发展的。

现在各方面对于语言学的误解，就我观察，主要有两个：一个认为语言学是没有用的，一个认为语言学很难学。

认为语言学没有用的人所持的理由是：现在懂得语言学的人并不很多，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学过语言学的，可是他们也一样会说话，会写文章，并不感到有什么缺陷，由此可以证明语言学是没有用的。这种看法，我们追溯起来，可以说是有很长久的历史渊源的。

语言本来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了的，据各方面的考证，至少已经有了好几十万年的历史。在这好几十万年当中，有文字记载的不过几千年。那就是说，人类社会在好几十万年当中都是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文字的历史不过几千年，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民族是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就是有了文字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期间，大家还不感到有对语言或文字作什么研究的必要，因为